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世界現勢十講

余孟如等著

世界知識社刊行

第一講 當前的世界形勢

一 世界現勢討論綱要

從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四七年底，已經有兩年另四個月。就戰後的過渡期間說來，這兩年多的時間，並不算太長。但是，從一般人的希望說來，戰後世界的發展，應該是從戰爭的動盪逐漸過渡到安定與和平；而今天世界發展的趨向，却並不如此。當前國際間的鬥爭與激盪，比之戰爭剛結束時，要劇烈得多了。在兩年的時間內，對於德日兩個主要戰敗國的和約，還沒有簽訂；作為戰後世界和平基礎的聯合國機構，却已受到着重大的威脅；世界重復分為兩個陣營，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日趨尖銳；從侵略者鐵蹄下獲得解放的新民主國家，以及從舊日帝國主義統治者手中脫身出來的殖民地弱小民族，正面對着種種的新威脅。在這樣鬥爭和激盪的背後，極端反動的勢力又在陰謀佈置第三次世界大戰了。這樣的局勢，是相當嚴重的。

我們需要認識當前世界的形勢。這篇文章，主要目的就在於對當前世界的基本形勢，各個問題，加以仔細的分析，使大家知道爲了世界的和平與中國的前途，我們應該選取怎樣的努力的路向。

這篇文字的討論，主要分爲下列幾個部分：

第一，在戰爭結束後的兩年多中間，戰時幾個主要的同盟國家怎樣逐漸離開了原來合作的道路？帝國主義中間的極端野心反動份子，怎樣企圖推翻戰時所成立戰後和平合作的協定？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戰後整個的世界，究竟造成了怎樣的變化？以及戰後世界重復分成兩個陣營的今日，雙方的陣容構成究竟是怎樣的？

第三，這樣兩個陣營的劃分，是否一定會導向第三次世界大戰？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所領導的帝國主義陣營中間，究竟包含着怎樣內在的矛盾，足以阻止戰爭的爆發？

第四，這兩個陣營的對立，事實上並非單純的美蘇的對立，而是帝國主義的反民主勢力與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勢力的對立；那麼，在蘇聯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勢力方面，包含的力量，究竟有多少強？

第五，第二次大戰後世界的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抬頭，這以在遠東方面，爲最顯著。這種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受到了帝國主義政治逆流的阻礙，因而這裏也產生了戰後世界的另一種對立和鬥爭——殖民地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強權勢力的。這種對立鬥爭對於戰後世界政治上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最後，是中國本身的問題。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把中國放入了世界「五強」之列，那麼，在世界兩大陣營對立的中間，中國所處的地位，究將如何？事實上，中國和遠東許多殖民地弱小民族的

命運，是密切相關的，那麼，對於殖民地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強權勢力的鬥爭，中國將扮演怎樣一個角色，也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在下面，我們將依照上列的幾項，加以扼要的討論。

二 從合作到分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個主要同盟國家的合作，特別是資本主義的英美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合作，說明着幾個大國之間，儘管經濟和社會制度不同，而爲了對付一個共同的可怕的敵人，爲了維持世界的和平，它們不僅可以同時並存，而且可以相當合作的。當然，這種合作的形成，也需要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有着像羅斯福總統一樣的人物，具有遠大的眼光，闊大的胸襟，寬大的手腕，然後能够使它實現。

回溯到戰前，早在一九三三年，在羅斯福總統就任後，他見到希特勒在德國的抬頭與日本的對華侵略，形成了對於世界和平的新威脅，因而他打破了十幾年間美國不承認蘇聯政府的僵局，與蘇聯建立邦交。這是美蘇諒解的開端，其促成諒解的動力，則是羅斯福總統的認識蘇聯的維持和平與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力量。

在第二次大戰中間，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大西洋上發表了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雖然這只是英美兩國元首的共同宣言，而這一宣言中所包括尊重領土完整、政治自由以

及民族自決等原則，正是後來所有同盟國家對於法西斯侵略者作戰中間的共同目標。

從那時以後，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英美蘇三國外長的「莫斯科公報」與中英美蘇四國的「普遍安全宣言」；同年十二月的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與英美蘇「德黑蘭會議公報」；一九四四年十月的聯合國草案；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聲明；以及同年八月的「波茨坦宣言」。在這些戰時文件中，我們必須知道，是包含着幾個主要同盟國的政治外交領袖，根據戰時合作的經驗而協議的戰後共同處置戰敗國及維持世界和平的原則。這些協議，曾經使同盟國家獲得戰爭中的勝利；假如它們能够嚴格的遵行，也是可以保證戰後世界的和平的。

但是，我們不容諱言，就在戰爭期間，同盟國家中間，也有對於它們自己所成立的協議，抱着三心兩意的。邱吉爾對於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諾言，一再拖延，爲的是要使蘇聯在東線多作消耗；他又企圖把英美軍隊先在巴爾幹登陸，爲的是阻止蘇軍的進入中歐。這種材料，在小羅斯福的「羅斯福見聞錄」中，曾有記述；可知在戰時的合作中間，已有這種不誠意存在，而在戰後的合作中間，更多的不誠意，同樣是可能的。

就大體上講，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戰爭終了，英美蘇之間的合作，都能依照協議實行的。然而，戰爭結束後兩個月，第一次的外長會議在倫敦開會，就擱淺了。同年十二月，第二次的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會，還是獲得了協議。但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回國以後，受到反動勢力的猛烈抨擊，反蘇份子高唱「對蘇強硬」的論調，邱吉爾又在美國的富爾敦發出了攻擊蘇聯「鐵幕」的演

說。這種種，使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巴黎外長會議，一無所成；又使聯合國的幾次會議，都成了反蘇大合唱的演出。這樣，一九四六年底，雖然盟國對於歐洲五個軸心附庸國的和約，總算簽訂成功了，而盟國之間的裂痕，已經逐漸顯明。

從蘇聯方面講，它對於戰後國際和平的重建，主要是在於根據戰時的協議，消滅德日法西斯的禍根，嚴格懲處戰犯，拆除戰爭工業，扶植德日以及解放國家中的人民的民主。然而，英美方面保守勢力所重視的，是防止蘇聯勢力的發展，阻止人民力量的抬頭，因而它們縱容德日保守勢力的存在，甚至對於許多戰犯，也加以寬容，最後則對於德日的工業水準，也容許它們提高到近於戰前的地位。這樣，在英美和蘇聯之間，雙方政策已成南轅北轍之勢，它們中間的合作也愈加困難了。

蘇聯不斷抨擊着英美違反戰時的協議，這是有事實根據的。在美國，反動勢力一直想推翻雅爾達協定；波茨坦宣言中關於日本工業水準的規定，麥帥總部事實上已置諸不理。同時，在一九四七年秋間的聯合國大會中，美國方面更發動了修改聯合國憲章，取消否決權，另設「小型聯大」的運動。這是更顯明的企圖推翻「大國一致性」的原則，使蘇聯在聯合國中陷於孤立，再進一步達到迫使蘇聯退出聯合國的目的。

從一九四五年春聯合國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七年冬聯合國大會草草結束，這兩年多中間，顯示着英美反動勢力一步步推進其反蘇的政策。其結果，戰時同盟國家間密切合作的精神，差不多完全

被打消了；而在戰後的國際中間，又醞釀出現了兩個對立的壁壘：一個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另一個是以蘇聯為中心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前者打着反蘇聯的戰爭旗幟，後者則高叫着「反對戰爭販子」的口號。

三 兩個陣營的再現

在一九四七年中，有幾件重要的事情，引導到國際間兩個陣營的再現。

第一是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的突然發表宣言，呼籲援助希土。那是中東和南歐兩個最落後反動的政權，而杜魯門宣言的方式，差不多是指明要防範蘇聯，對這個戰時盟邦擎起了政治外交戰的旗幟。確確實實的，所謂「杜魯門主義」，給與世界各方面的落後反動勢力以極大的鼓舞：在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殘餘積極活動，等待着第三次大戰的爆發；在法國和義大利，中間偏左的聯合政府被推翻，變成中間偏右的政府；在英國，摩斯來的法西斯黨也復活了；在遠東，荷蘭對印尼、法國對越南，重新作着殖民地征服的迷夢。「杜魯門主義」可說是第二次大戰後把一個世界剖分為二的開端。

第二是六月五日「馬歇爾計劃」的提出。這一計劃的提出，其原意是因為「杜魯門主義」所引起的反響，並不良好，所以馬歇爾國務卿特別強調經濟援歐的意義。然而，這一援歐的計劃在一方面是拖着「一條政治條件的尾巴」，另一方面是顯然並不希望蘇聯參加。所以，英法蘇的三國會議在巴黎

像曇花一現地過去了，跟着就是西歐十六國的經濟會議，商討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而東歐的九國，包括蘇聯和所有的新民主國家在內，一律拒絕參加。這樣，一個歐洲分爲兩半了，戰後世界中兩個陣營的劃分，也更加顯明化了。

第三是九月十八日蘇聯外次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中痛斥美國的「戰爭販子」，公開揭露了美國許多政府領袖和新聞記者煽動對蘇聯戰爭的企圖。跟着，九月底的某日，歐洲九國共產黨在波蘭某地舉行會議，決定成立歐洲九國共產黨聯合情報局。這是對於美國戰爭宣傳的政治反攻。在這以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間的商榷協定一個個成立了，顯示着東歐各國已團結在一起，以對抗西歐的「馬歇爾計劃」的攻勢。

九國共產黨會議所發表的公報中說：

因爲蘇聯和新民主國家變成了使帝國主義爭取世界霸權和摧毀民主運動的計劃不能實現的障礙，它們便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動攻勢，而且更以美國和英國最熱心的帝國主義政客們的新戰爭威脅來助威。因此，便產生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和反民主的陣營，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以及摧毀民主；另一個是反帝國主義與民主的陣營，它的主要目的是顛覆帝國主義，鞏固民主，以及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殘餘勢力。

這是最扼要的說明了當前世界兩大陣營對立的形勢。不容諱言的，由於這兩大對立陣營的出現，戰後世界政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了。

四 戰爭威脅與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

這樣兩個對立陣營的出現，是否會導向第三次世界大戰呢？是的，由於「一個世界」的理想終於變成了兩個世界的現實，國際間的鬥爭劇化了，從政治鬥爭進為軍事鬥爭的因素，是存在着的。而且，由於帝國主義陣營中一些狂妄的野心家，認為只要投下幾顆原子彈就可以解決戰爭，贏得勝利了，戰爭的煽惑和策動，有時是顯得非常猛烈的。然而，就戰後整個的世界形勢以及一般人心的歸趨看，要真正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却並不如想像的容易，尤其因為在戰後世界所引起的種種變動中間，帝國主義陣營本身內部所包含的矛盾，也是非常錯綜複雜的。

在戰後的兩年多中間，準備和策動戰爭的事實，表現於下列種種方面：美國始終保持着原子彈的秘密，不肯公開給世界，形成了一種對於他國的嚴重威脅；一九四六年二月英國保守派領袖邱吉爾訪問美國，在富爾頓發出了攻擊蘇聯所謂「鐵幕」的演說；美國和加拿大利用所謂原子彈秘密間諜案，煽動反蘇的宣傳；一九四六年夏季，美國在太平洋上試投原子彈，作為軍事上的示威；在歐洲，美國空軍在南斯拉夫上空被擊落，幾乎醞釀成軍事衝突的危機；同時，美國在全世界各個戰略前線，佈置它的基地，從冰島格陵蘭直到東地中海和波斯灣頭，無處不見到美國軍事活動的踪跡；在一九四七年，跟着「杜魯門主義」的宣布，巴爾幹成為紛爭地帶，美國的壓力直接加到東歐新民主國家的身上，因而國際衝突的危機，也更其顯露了。這以外，美國在歐洲扶植德國，在遠東優容

日本，第二次大戰中許多戰犯禍首被寬釋了，法西斯的殘餘勢力重復活躍起來。這種種，無疑的指示着新的世界戰爭危機的復活與滋長。

我們見到，在一九四六年秋，蘇聯領袖史太林對美聯社記者吉爾摩與倫敦星期泰晤士報記者亞歷山大·華思，曾經強調地說明新的世界戰爭不可能；然而，在一九四七年秋，蘇聯外次維辛斯基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中，不得不直指着美國的「戰爭販子」，猛烈抨擊他們的煽動戰爭了。

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着的。然而，蘇聯的公然加以抨擊，顯示着它已把握到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知道它不但能够延遲戰爭危機的發展，而且在設法從根本上消滅它。

戰後世界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表現於下列種種方面：

一、在整個帝國主義世界，戰前曾有六大強國：英、美、法、德、日、義，現在德、日、義三強已被戰敗，法國衰落了，英國只能勉強支撐，只有美國是碩果僅存的世界帝國。這樣，儘管美國強大，它却是孤立的；它要擴展的世界帝國，就不能不相當犧牲那些衰落中的強國，而這又產生了它和英法等國中間的矛盾。這些內在的矛盾，是足以抵消帝國主義集團的力量。

二、就美國和西歐各國而言，美國雖然準備依照馬歇爾計劃，給與英法等國以經濟上的援助，但是美國內部的極端保守勢力却不顧把美國的鉅元，去幫助歐洲任何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然而，就今天的世界而言，除了美國和加拿大是保持着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歐洲的國家都已或多或少帶有社會主義的成份了。美國要它們放棄了社會主義，然後給與援助，事實上不可能；但是，讓

它們保有社會主義色彩而給與援助，美國不放心。英美借款談判的癥結，就在這裏。美國對於整個歐洲問題的癥結，也在這裏。

三、由於美國對這些西歐國家不放心，它的戰後政策，已經轉向於扶植德國。在遠東，它同樣的決定扶植日本。但是，這樣扶植舊日的侵略國，却又造成了舊日被侵略的國家對於美國的懷疑。所謂「馬歇爾計劃」的核心，是重建魯爾的工業，作為復興德國、復興西歐的動力泉源。然而，法國人民已在深切地恐懼和震忿了。麥克阿瑟一手扶植日本的政策，在中國人民中間所引起的恐懼與震忿，是同樣的。

四、上述的種種矛盾，又同樣存在於帝國主義的內部。就美國而言，華爾街和政府的軍事首腦，主張對蘇聯強硬和準備戰爭；華萊士和舊日的「新政」人員以至勞工方面，都反對這樣的反蘇和備戰政策。在英國，就在執政的工黨中間，貝文主張跟着美國走，不顧一切的和蘇聯對立；而工黨左翼與少壯份子，如齊里亞克斯與克勞斯曼等，却主張對蘇諒解，保持歐洲的進步與和平。在法國，在義大利，社會黨的左右兩翼，都已爲了這一重大的問題而分裂了。所以，英美集團要造成完全的對蘇強硬和備戰的政策，其在內部所要遭遇的反對，也是很大的。

五、還有帝國主義集團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由於一個世界被分裂爲二，帝國主義世界當然被拖着向後轉，因而從第二次大戰中獲得自由解放的弱小民族，如印尼和越南，重復遭遇到舊日宗主國的威脅，還有在第二次大戰中開始走向獨立之路的弱小民族，如中東的埃及等，它們又面對着帝

國主義加強干涉的威脅了。但是，這些弱小民族決不肯放棄它們已經得到的自由了，它們開始了抗爭，而這也給與帝國主義統治者以不小的煩惱。

在這些以外，由於兩個世界的對立，由於國際鬥爭的尖銳化，世界的市場日趨縮小，給帝國主義強國帶來了新的經濟恐慌的威脅。這一恐慌遲早是會來的。在一九四七年秋，杜魯門總統已經公開承認美國在通貨膨脹之下的危險了。比一九二九年更大的恐慌，在一、二年內都可能爆發，那將是對於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威脅。

五 蘇聯與新民主主義的世界

在兩個世界的中間，不能單靠帝國主義陣營本身內部的矛盾，來延遲和阻止戰爭，而更其要靠蘇聯與新民主國家以及所有愛好民主和平的力量，來阻止戰爭和鞏固和平。

蘇聯領袖日丹諾夫在華沙會議中報告國際形勢，這樣鉤劃出兩個陣營的內容：

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領導力量，與美國相聯合的，則有英國與法國。……帝國主義陣營獲得了如下各國的支持。即：比利時與荷蘭之類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土耳其與希臘之類反動反民主政權的國家；近東與南美各國及中國之類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依賴美國的國家。

反帝國主義與反法西斯力量，則結成另一個陣營，這個陣營的基礎，就是蘇聯與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是由那些已經掙脫帝國主義羈絆，堅定地走上統一道路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與芬蘭等組成的；與反帝國主義陣營步調一致的，有印尼、越南；而印度、埃及、敘利亞，則對反帝國主義陣營表示同情。反

帝國主義陣營依賴着各國的工人與民主運動，依賴着各國的兄弟共產黨，依賴着各殖民地與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依賴着存在於每一個國家中的一切進步民主力量。這一陣營的目的，就是反對新戰爭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加強民主力量，根絕法西斯殘餘。

我們可以見到，跟着「一九四七年中『杜魯門主義』的宣佈與『馬歇爾計劃』的出現，蘇聯立刻以積極的步驟，團結東歐的新民主國家，鞏固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地位，而且在國際間展開了廣泛的反帝國主義、反戰爭宣傳、反法西斯的政治外交攻勢。到了一九四七年底，檢討半年中間這一政策的收穫，是相當成功的。

現在可以看出的，蘇聯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政策，以鞏固東歐的新民主主義集團，爲其核心。由於「馬歇爾計劃」所發動的政治經濟攻勢，以東歐的新民主國家作爲一個對象，所以在這些國家中間，首先發生了清除內部動搖分子的運動：匈牙利小地主黨右翼領袖奈琪的逃亡，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農民黨領袖曼紐和彼得柯夫的被判罪，波蘭農民黨領袖米柯拉茨克的出走，以及和這些事件連帶發生的肅清行動，在這些國家內部政治的穩定上，是有着極大的作用的。一九三六年蘇聯的肅清托派「平行中心」，在鞏固蘇聯力量，延遲希特勒的進攻，以及後來反納粹戰爭的勝利方面，發生着何等重大的影響，可以作爲這次東歐新民主國家內部肅清的有力參攷的。

跟着在這些內部肅清運動之後，東歐各國間以及蘇聯和東歐各國間的商務協定，一個個訂立完成了。這些商務協定的順利簽訂，和西歐各國與美國在經濟援助上的討價還價，成了顯明的對照。

一方面是目標一致，埋頭苦幹，密切合作；另一方面是討價還價，鉤心鬥角，矛盾重重。從第一次大戰後蘇聯的埋頭苦幹看來，東歐各國能够獲得五年十年的和平，它們內部建設的成功，是可以寄與極大的希望的。

最後，值得注意的，蘇聯今天的政策，決非退守和自保，而是有着很大的進取性的。兩大陣營在歐洲的鬥爭，以法義兩國爲前哨地帶；最近法義政潮的膨脹，顯示着這一鬥爭是何等劇烈。這決不是說法義的政潮和工潮，是在蘇聯策動之下進行的，而是指示着：一方面，美國在積極支持着法義的右翼政權，而蘇聯和東歐的新民主勢力，則與法義的左翼力量，連結在一起；這雙方的鬥爭，至少是勢均力敵的。此外，蘇聯並沒有讓它的經濟地位孤立起來，它和英國的商務協定，在延擱半年之後，終於成功了。

歐洲在第二次大戰以後，是全面地更新了，甚至在西歐方面，社會主義的影響，已非任何力量所能抹煞。美國並不能指揮西歐去進攻東歐，而東歐却會推動西歐不斷前進。這是當前時代之輪的轉動方向，誰也無法把它倒過來的。

六 遠東弱小民族的動向

最後，我們必須回頭到東方，看一看這一弱小民族世界的政治動向。在世界兩大陣營對立鬥爭展開的中間，這世界並不很小的一角——弱小民族的範疇——將採取怎樣發展的道路呢？就我們中

國而言，我們和弱小民族運動的前途，也是休戚相關的。

這裏我們必須承認，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依然在西方。試想，大半個歐洲已經完全脫離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範疇，進入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範疇，而且整個歐洲都在或快或慢走着這條路，這是歷史上何等重大的事件！所以，就歷史的旋律而言，歐洲是在動力的中心。遠東的旋律雖然並不太慢，却是在外圍的。

當然，這並不是忽視了第二次大戰後遠東政治上的變化。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一、遠東主要的帝國主義——日本，在戰爭中被擊敗了，它在遠東政治上留下一個很大的真空。二、戰爭驚醒了東方，特別是東南亞亞洲的許多弱小民族。它們有的曾被日本帝國主義矇蔽過一下，幻想可以利用這個外來帝國主義的幫助，推翻它們的舊帝國主義統治者；但是，當它們發見新舊帝國主義是一樣兇惡時候，它們立刻起來爭取真正依靠自力的民族獨立運動了。印尼、越南、緬甸、以至菲律賓等等，都曾經歷過這樣一段發展。它們在日本潰敗的時候，很快取得了自己的獨立。由於它們舊日宗主國的軍隊遠在歐洲，它們在較少受到帝國主義干涉之下，成立了東方殖民解放運動中的進步聯合政權。然而，在沒有多久之後，舊日帝國主義的軍隊回來了，開始了各種方式的聯合的干涉：英荷軍隊聯合干涉印尼的民族運動；美國與羅哈斯所代表的菲律賓封建地主勢力，聯合鎮壓菲律賓的「胡克」農民羣衆；法國在英美局部支持之下，進攻越南的獨立共和國；在暹羅，則是更簡單的，美國排斥了英國而建立它的保護勢力。這種種，造成了東南亞亞洲的一片騷動與逆流。但是，由於印尼

與越南人民的英勇鬥爭，他們的民族獨立運動雖然受到干涉和進攻，却仍能支撐下來。第三、是印度與緬甸，由於第二次大戰後英帝國地位的削弱，它改取了以退爲進的方式，和印緬的土著保守勢力成立妥協，以保證有限度的「獨立」或變成「自治領」的方式，一方面保持英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另方面共同壓制革命的民族運動。

上述三方面，就日本而言，它和歐洲的德國一樣，在戰後帝國主義政治的直接影響之下，很快又被納入。一個新的帝國主義範疇中間去了。由於麥克阿瑟的管制方式，以扶植日本保守勢力，使日本經濟上和美國連繫，在軍事上作爲美國的反蘇前哨基地，日本在戰敗所發生的一些政治變化，很快就停滯了，而且還原了。朝鮮南部在美軍佔領下，經歷着同一的變化過程。朝鮮北部則像東部德國的蘇軍佔區一樣，經過了社會和土地的改革，進入了另一範疇。這裏我們應當指出，日本和朝鮮經歷的變化，正如德國在歐洲所經歷的變化一樣，是這次大戰後一個最大的悲劇。舊日的法西斯軍國主義份子沒有被清除，他們將在世界兩個陣營的對立鬥爭中間，發生最可怕却又最可悲的作用。因爲，他們將成爲國際政治中敗血的毒素，而他們本身還是要最先死滅的。就中國人民而言，正和歐洲的英法人民一樣，這是最應該警覺的一點。

東南亞的民族運動將會英勇地持續下去的。在世界兩大陣營的鬥爭中，這些弱小民族無疑的是站在民主、解放與和平的一面，因爲他們在反帝國主義的大前提之下，是沒有第二條路的。

印度、緬甸，一直到近東的弱小民族運動，是在「嘗試與錯誤」磨鍊過程中。印度的民族資產

者在戰爭中發了財，成了英國的債權人，他們很容易妥協了。而教派的鬥爭，迷亂了他們一時的理智，使他們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走了迂迴曲折的路。但是，印度、緬甸以至遠東的許多弱小民族在近代歷史的鬥爭中，是有着豐富的教訓的。在更多的挫折和打擊之下，他們也許會清醒過來。

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主要的問題還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法西斯與民主，戰爭與和平，倒退與進步，遠東方面的弱小民族應該站在那一方面呢？作爲一個遠東主要國家的中國，應該站在那一方面呢？這是當前歷史階段中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中國和遠東的弱小民族，應該堅定地撤開強權政治的影響，站在民主與和平的方面。

世界的兩大壁壘是劃分清楚了，然而第三次大戰却並非必然。中國和遠東的弱小民族如能站在正確的方面，是能够阻止第三次大戰的爆發，促成世界的回復和平，走向進步的。

（余孟如執）

問題討論

- 一、戰後世界兩大陣線的對立，是怎樣形成的？它是否單純的美蘇兩大強國的對立，還是更廣泛與更基本的兩大陣線——民主與反民主，反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
- 二、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勝利國家對於戰敗國家的佔領和管制，是否真正做到了懲治或肅清法西斯侵略殘餘份子的任務？假如沒有，目前美國和英國的幫助復興德國、重建魯爾、提高日本工業水準、維持